

法苑珠林

九十七之一百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送終篇第九十七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克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
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怯
而弗為撒一食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
執有為諸佛為其殿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
勝父母喪亡多造塋儀廣然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
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內典所以父

亡於斯重苦毋終徧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万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剋待良鑿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塋具資身並修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第二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

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 又淨度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相應生天上者天人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為說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遶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

作天網治之。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妻娶，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見所呼天，嗥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殮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

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望入胞胎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久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豐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

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所往如響應

善不善三處
色欲不色有

陰行而默至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又四分律介時世尊為利益衆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
高者會當墮
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
衆生墮有數
一切皆有為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衆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

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
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塋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
亡屍安置南北魂魄不同今此略述 禮記禮運曰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比首生者南向 郊特生
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曰
氣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 左傳昭二年子產
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死夫匹婦強死
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乎 淮南
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
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

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
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
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
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已所著之衣將向屍魂之上
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已衣尋衣歸魂若魂歸
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
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 故蕭喪服要記曰魯哀
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
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
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被
何用衣為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魂置

其軋地以菟識其名尋名入於閻室亦投之於鬼或
 入於重室反直龍重者也反徒用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
 存亡各別明閻不同故鬼神閻食生人明食故重用
 葦蔕裹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 依如西域
 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
 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虫故四分律
 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
 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許施身復恐夏燒殺虫
 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
 眾出家人冢塔大於已者皆須展轉衣生時年臘而
 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冢塔不簡大小皆須

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
 極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
 孝子手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
 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
 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
 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
 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
 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
 敬思反起慢惰繼踵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尚
 自躬扶亡父屍送况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
 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

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
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
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
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
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
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
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
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
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
人皆凶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衆生設化
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一切衆山頗峨涌沒如水上船尔時一切
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
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
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
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
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即變為人一切人民
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鑪前行詣於墓所令千
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
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尔時
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
藏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

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

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饑女五百人立即是也

康僧會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食飯不知厭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飢饉故号出家尼為除饑女也

以手摩佛足遶佛三匝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

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

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饑變化俱

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舉林麻油香華穉拊

梓材事各五百真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覩之

莫不哀泣闍維畢捧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

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

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

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凶愚急暴嫉妬

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興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

卒無何其健哉勅令興廟供養又增一阿含經云

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

尔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

我等自當供養佛言上上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

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

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

時毘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拊檀林取拊檀薪至曠

野之間佛躬自舉林一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

至塚間介時佛自取拏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
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
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介時人民即
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
陀親母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
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
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
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
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
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
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第四

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磨
滅巡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
聖教不虛目覩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捨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
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
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齋以
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
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
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脚
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

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
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
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
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俱舍論
云若人正死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
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次第死脚臍於心意識斷下人生不生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
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
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
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減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

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
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
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
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
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
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
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
屬已足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
刹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
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
女依母右脇向母脇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

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
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
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
在胎中僧長或作黃門若
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
衆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
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
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
處所故至生處若介地獄
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
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
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
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
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
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
地獄清涼愛樂冷觸故往
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
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
託赤白為身故無此變濕
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
隨業善惡所愛之香日有
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

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
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
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
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
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
亦介是故往彼先舊諸師
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
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
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
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
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
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
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
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
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
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
一業牽地獄生成於年二十
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
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
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
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
相似於此衆生起戀即往

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
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
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箬蘆荻
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入胎時便自聞有寂
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
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緣
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
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法業盛故墮畜生如蟪蛄欲盛
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蚊虻蛇螫中
愚癡盛故生豬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
中掉戲盛故生狢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

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
心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狢猴
即生猴中若言貪悞如鳥語如狗吠駮如豬羊聲如
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媼如鳥雀怯如
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
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
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
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
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殷重業則受化生若
殷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殷重
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

根不拔苦樹常在 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
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
熏習故彼所依体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
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佞昂時等
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羶光或
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
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
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
者能見此事虫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鉄令熱破
之見虫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
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

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
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牛中若應生
狗中非時則生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
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
處中有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
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
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止死而
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
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
陰遊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
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

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
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
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乎見不同者依俱舍論
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乎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
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
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
道中陰乎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
修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
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
天道中陰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
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

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
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
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遍照万俱脰剡浮洲
頌曰

高堂信逆旅	壞業理常牽	玉匣方委觀
金臺不復延	挽聲隨遙遠	蘿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	唯應逐四緣	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	愚俗諍人我	誰復非謂真
謬者疑久固	達者知幻賓	親踈既無定
何勞悲蒼天		

感應緣

略引一十六驗

漢哀帝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漢平帝時有牧女春死棺殮六日出棺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後生

漢陳留史妯臨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故

漢靈帝時遼西人見遼水中浮棺內人語云是伯

夷之弟孤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後卒哀帝見之帳中

漢時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經十年開塚而婢

尚生

漢洛陽沙門達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晉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徵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亡有驗

隋沙門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居士裴則男暴死而蘇說真道可驗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壹孕未

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

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

廣牧女子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
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
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建安中李妖死
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
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
史妯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
復生理我以竹杖拄我瘞上若杖拔掘出我及死埋
之拄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
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賣鋤
不時隼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
里暫得歸耶荅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

為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
夏鄆賈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
路遙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亡死將
百歲盜賊發冢顏色如故但肉微冷群賊幸之致相
妬忌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
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
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
棺擲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為立廟
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而死 漢北海營陵
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
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

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閉其衣裾戶間擊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漢杜翬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拜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此九驗出搜神記漢菩薩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

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已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督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埠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辯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埠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雋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雋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

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鬼向者謬言雋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雋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擲涵謂曰栢棺勿以桑木為槨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栢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栢棺桑木為槨遂不免兵京師仰聞此栢木勇貴人擬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

見洛陽寺記錄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荅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徃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見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

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切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
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世無幾
儻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
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可一去
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
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
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為善當何得
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
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
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
奉大法初遵姑嫡南郡徐漢長姊嫡江夏樂瑜于小

姊嫡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
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
殮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
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右此一驗
出真祥記晉洛陽有釋訶

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万言性虛玄守
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
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祝者皆愈至晉惠帝
元康元年廼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
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跟
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
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

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
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
晉咸和中徃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亡已三
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閩中人
方直有戒行人嵩高山事佛菑蜜為師晉康帝建元
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
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
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
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
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
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

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
以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
亡後征西庾移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
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
令勤修福善尔復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
臨死語衆人云猶在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
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
右此二驗出
梁高僧傳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
慧印善禪法号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
時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為弟子
常竒江陵市西揚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尔遂

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為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閔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臥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

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

右此驗

出真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

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即求鏡婦以奴詐乃指林上以示奴奴云適後即聞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竟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林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

右此驗出續搜神記也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

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冤鬼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

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
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
忽若睡頃比鷄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覓車木馬遂
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右一驗出
搜神記也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統解玄微純
講大乘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弥勒佛
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
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
耳尔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
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
常立願云沉骸水中及沒後遵用前旨塋于紫陌河

深澗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

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

右此一驗出
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
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
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
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
鑊湯及刀山劔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
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
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
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
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

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臀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唐瑯琊王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間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

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功德如獲羅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巳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畜自此巳後不復更來右一驗見王之此弘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撒直列遲撞隻羊拊反奴甘梓音孺孺反奴候二許邛音邛邛反赬音比赬反赬反

加也長也

罔也

罔也

罔也

罔也

罔也

罔也

女展反
是蹈也

哇
反胡圭

畔
反薄半

邀
反於遙

滢
反烏迥

派
反仄賣

涵
反下陷

榔
反古獲

鄴
反徒耽

葳
反七鴉

沁
反七鴉

畱
留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法滅篇第九十八此有九部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述意部

五濁部

持節部

度女部

佛鉢部

訛替部

破戒部

諍訟部

損法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法有訛替或憑
真以構偽或飾虛以亂真假託之文詞意淺雜玉石
朱紫無所逃形復由世漸澆淳人心改變妄想居懷
專崇業禍增長三毒弥招四惡所以懷瞋巨夜了無思

旦之心欣慕六塵不覺五刀隨後名利既侵我人逾
盛致使凶黨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佞讒所
以教流震旦六百餘年惡王虐法三被殘屏禍不旋
踵畢頽前良殃各已刑取笑天下嗚呼來業深可痛
歎良由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潛隱災患集
身若元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
之迷解者則五翳有除昏之期三明有逾光之日也
五濁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曰命濁二曰衆生濁三
曰煩惱濁四曰見濁五曰劫濁謂今世短壽人極百
歲是名命濁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門

及宗族尊長不修義理不作所作不畏今世後世惡
業果報不修惠施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
名衆生濁若此衆生增非法貪刀劍布施器仗布施
諍訟鬪亂諂曲虛誑妄語攝受邪法及餘惡不善法
生是名煩惱濁若於今世法懷法沒像法漸起邪法
轉生是名見濁若飢饉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
名劫濁 又俱舍論云何者為五濁一命濁二劫濁
三惑濁四見濁五衆生濁下劫將來命等五濁最廉
最下已成滓故說名為濁由前二濁次第損減壽命
及損減樂具復由二濁損減助善何以故因此二濁
有諸衆生多習欲塵樂行及自苦行能損在家出家

助善由後一濁減自身量色無病力智念正勤不動
此德壞故又持人菩薩經云如來今興在五濁世
何謂五濁一人多弊惡不識義理二六十二疑邪見
強盛不受道教三人多愛欲塵勞興隆不知去就四
人壽命短徃古世時八万四千歲以為甚損今壽百
歲或長或短五小劫轉盡三災當起無不被害若有
在此五濁惡世能信樂佛正真慧是為甚難
又依順正理論云此五濁但為次第顯五衰相極增
盛時何等名為五種衰相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
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
衰損展轉相違成諍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

德器故為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五濁
又薩遮尼軋子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有十
二種勝妙功德猶如醍醐於諸味中最高勝上清淨
第一能淨一切諸佛國土如來於中成阿耨菩提何
等十二一示現劫濁二示現時濁三示現衆生濁四
示現煩惱濁五示現命濁六示現三乘差別濁七示
現不淨佛國土濁八示現難化衆生濁九示現說種
種煩惱濁十示現外道亂濁十一示現魔濁十二示
現魔業濁善男子一切諸佛國土皆是出世功德莊
嚴具足清淨無有諸濁如此過者皆是諸佛方便力
為利衆生汝等應知又大五濁經云佛涅槃後當有

五亂一者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世之一亂二者白
衣上坐比丘處下世之二亂三者比丘說法不行承
受白衣說法以為無上世之三亂四者魔家比丘自
生現在於世間以為真道誦佛法正典自為不明詐
偽為信世之四亂五者當來比丘畜養妻子奴僕治
生但共諍訟不承佛教世之五亂今時屢見無識白
衣觸事不閑詐為知法房室不捨然為師範愚痴俗
人以用指南虛棄功夫終勤無益未來生世猶不免
獄故智度論云有其盲人自不見道妄言見道引他
五百盲人並墮糞坑自處長津焉能救溺

時節部第三

如阿難七夢經云阿難有七種夢來問於佛一陂池
火焰滔天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三夢出家比丘轉
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而出四夢群猪
來舂突旃檀林恠之五夢頭戴須弥山不以為重六
夢大象棄出小象七夢師子王名華薩頭上有七毫
毛在地而死一切禽獸見故怖畏後見身中虫出然
後食之以此惡夢來問於佛佛告阿難汝於夢者皆
為當來五濁惡世不損汝也何為憂色第一夢陂池
火焰滔天者當來比丘善心轉少惡逆熾盛共相殺
害不可稱計第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者佛泥洹後
一切聲聞隨佛泥洹不在世間衆生眼滅第三夢出

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出者
當來比丘懷毒嫉妬至相殺害道士斬頭白衣親之
死入地獄白衣精進死生天上第四夢者群猪來舁突
旃檀林恠之者當來白衣來入塔寺誹謗衆僧求其
長短破塔害僧第五夢者頭戴須彌山不以為重者
佛泥洹後阿難當為千阿羅漢出經之師一句不忘
受悟亦多不以為重第六夢大象棄小象者將來邪
見熾盛壞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隱不現第七夢師子
死者佛泥洹後一千四百七十歲四部諸弟子修德
之心一切惡魔不得娆亂七毫者此是七百年後事
又摩耶經云摩耶問阿難言汝於往昔已來聞世尊

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
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六佛涅槃後摩
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
迹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
槃當以正法付囑優波拘多優波拘多善說法要如
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堅
固正信以舍利廣起八万四千諸塔更經二百歲已
有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
三百歲已有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得半億人
四百歲已有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一万人五百
歲已有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二万人八部衆生

發阿耨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六百歲已九十
六種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
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
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燈八百歲
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万人中有一
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一千
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
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
世俗人媒嫁行媒於大眾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已
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為比丘
女為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染染色千四

百歲已時諸四眾猶如獵師樂好殺生貪賣三寶物
千五百歲已俱睽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從於
十五日布薩已時羅漢比丘升於高座說清淨戒云
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汝
今身口不清淨云何而乃說是廉言羅漢答言我久
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
怨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
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殺我和上即以利刀殺
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眾踊
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
鳩尸那竭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

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
偈言

一切皆歸滅 無有常安者 須弥及海水
劫盡亦消竭 世間諸豪強 會必還衰朽
我子於往昔 勤苦集衆行 故得成正覺
為衆說法藏 如何於今時 皆悉潛沒盡

度女部第四

如善見論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得五百歲住由
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教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
正法為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
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

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摠得一万年
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萬歲後一
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迦葉責阿難為女人求出家中
彼有十事謫阿難一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
常應各各器盛食在道側跣跪授與沙門二者若女
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與衣服卧具逆於道中
求沙門受用三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
乘象馬車乘在於道側以五體投地求沙門蹈而過
四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在於路中以
綫布地求沙門蹈而過五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

越輩常應恭心請諸沙門到舍供養六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見諸沙門常應恭心淨掃其地脫體上衣布地令沙門坐七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脫體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輩常應舒髮拂比丘足上塵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門威德過於日月況諸外道豈能正視於沙門首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歲今減五百年一百年中得堅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歲中有解脫堅固法

安住於此中 悉能達解義 第二百歲中
復有堅固定 第三百歲中 持戒亦不毀
第四百歲中 有能多聞者 第五百歲中
復有能布施 從是如來法 念念中漸滅
如車輪轉已 隨轉時有盡 正法所以隱
阿難之憇咎 為女人出家 勸請調御師
正法應住世 滿足於千年 五百已損減
餘者悉如本 是故五百歲 五百興於世
解脫定持戒 多聞及布施
佛鉢部第五
如蓮華面經云佛告阿難於未來世罽賓國土當作

大法之會有金毗羅等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
外道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身如金色此大癡人
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
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難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
於最後身生國王家身為國王名寐呾曷羅俱邏而
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大
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
罽賓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
故我諸弟子漸汙淨戒樂作不善智慧之人悉皆滅
度有諸國王不依王法其國人民多行十不善業以
惡業故此閻浮提五種失味所謂蘇油鹽石蜜故佛

破鉢當至北方介時北方諸衆生等見佛破鉢大設
供養有發三乘心者以衆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碎鉢
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即於閻浮提沒
現娑伽龍王宮中當沒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
大黑暗日月威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天人等衆皆
大號哭淚下如雨初沒之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介
時魔王見法律滅心大歡喜以教衆生廣作惡故生
身陷入阿鼻地獄介時娑伽龍王見鉢供養至于
七日禮拜右邊有發三乘心者如是我鉢於龍宮沒
四天王宮出至于七日大設供養各發三乘心過七
日已於四天王宮沒三十三天宮出佛母摩耶夫人見

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宛轉于地猶如圓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修伽陀滅何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萎佛蓮華尔時夫人以手捧鉢告於天衆此是我釋迦如來常受用鉢今來至此尔時帝釋七日七夜大設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沒炎摩天中出尔時炎摩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炎摩天沒兜率陀天出尔時兜率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化樂天出尔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

發三乘心者尔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以前諸天各說

偈歎以文繁故不具錄出

希有大導師

悲愍於衆生

為利衆生故

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直過八万由旬住金剛際未來之世諸衆生等壽命八万四千歲時彌勒如來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尔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弥勒佛所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雜色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到彼

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是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亦說此偈所放光明復至十方
世界於其光中亦說此偈佛告阿難如是鉢及我
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於虛
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舍利及鉢現此神通時八
十百億衆生得阿羅漢果千億衆生剃髮出家信心
清淨一萬衆生發阿耨耨菩提心皆不退轉弥勒以手
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一切大衆汝等當知此鉢
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

那由他億諸衆生等住涅槃城出優曇華百千億倍
鉢及舍利故來至此今時弥勒佛為我此鉢及我舍
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大設供養恭敬禮
拜依道宣律師住持感應云問天人持鉢因緣天人
答曰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桓精舍重閣
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鍾召十
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衆等普集祇桓文殊依教
召集皆來祇桓世尊以神通力化祇桓精舍如妙樂
國眉間放光遍照十方地皆六種震動有百億釋迦
同來集會十億妙光佛亦集祇桓世尊跏趺坐入金
剛三昧地又大動從三昧起出大音聲普告三千界

一切諸來大衆我初踰城至瓶沙王國入山修道天
魔迷我道路山神示我道處即語我言我曾於往古
迦葉佛般涅槃時留一故瓦鉢囑我護持待如來下
生令我付世尊世尊成道先須受我此鉢次及四天
王鉢我語山神若得成佛當如汝言我後入河澡浴
受二女乳糜時尔時山神即奉我鉢我時受用將盛
乳糜食地便六種震動我持此鉢來經三十八年未
曾損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
睺先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之羅睺洗鉢便損破為
五片我即以鈿錫綴彼破鉢此非羅睺過失欲表示
未來世諸惡比丘比丘尼等輕毀法器於初五百年

分我毗尼藏遂有五部分我修多羅為十八部至正
法滅盡分我三藏復為五百部彼無智比丘本無慈
心不發弘誓救度衆生但起諍論我慢幢速滅正法
至于千歲正法皆滅諸惡比丘滿閻浮提及餘天下
不持禁戒諸惡比丘尼猶如媼女不行八敬將我應
量之器遊行酒肆或入婬舍貯酒盛肉痛哉苦哉法
豈不滅也尔時諸比丘同聲白佛言我於今朝
入城乞食還所居方各洗應量器同時皆破各分五
段方欲問佛向聞世尊已說未來表法將滅心生大
怖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留菩薩僧合有八十
億人不取涅槃後惡世中護持聖教各以通力化惡

比丘令敬佛鉢。尔時世尊即從坐起，往至戒壇所。從
北面升壇。諸比丘奉鉢，世尊自受。又告羅睺：「將我破
鉢來。」佛受鉢已，即擲于空。上至有頂，如是次第。同名
牟尼各擲，相次猶如貫珠。上至色界頂，已次第還下。
直至戒壇百億諸來佛，亦命侍者取鉢，各施牟尼。佛
共相住持，使來世惡僧尼等，今生慚愧。世尊受已，還
擲上界，相次重疊，還至壇所。尔時世尊化彼破瓦鉢，
狀如諸天金幢，放大光明，照十方國。又佛在世
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真珠，并天工匠。又告天魔：「汝
施我七寶。」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天龍
等，即奉珠寶於三七日中，並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

七寶莊嚴。上安摩尼珠，以佛神力，故於三七日中，一
時皆成。合得八百億真珠七寶塔，以盛如來瓦鉢。尔
時魔王白佛言：「我自造珠塔，用盛世尊鉢。我雖是天
魔，敬順佛語，故於未來世，不令惡人損壞聖教化。惡
比丘，令生慚愧。佛即聽許，純用摩尼，以成一大塔，高
四十由旬，以盛佛鉢。世尊涅槃時，付囑魔王造塔，令
付帝釋及四天王，并大魔王。汝自守護我涅槃。後正
法滅盡已，將我鉢塔安置戒壇南。十二年中，住汝等
四天。王日夜常自供養，守護勿令損失。過十二年，已
將付娑竭龍王安置彼宮中。毗尼大藏所，又勅龍王
當造十六塔，為鉢塔眷屬。還經十二年，後付囑帝釋。

四天王將往須彌頂帝釋歡喜園中金砂池南住佛告捷闍婆王八部神等汝於四十年中作天音樂供養寶塔為彼惡世中持戒弟子守護應器如護眼睛佛告帝釋四天王等汝於須彌山金剛窟中取彼黃砂石多造石鉢置新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鉢皆作五綴形安置彼塔中汝等守護勿令損失後經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將我塔遍大千國至十億家或縱廣万里當安兩鉢塔於彼國土中周覓名山古聖住處於彼安置又告北天王汝至楞伽山採取牛頭栴檀香於日三時中當至彼塔所燒香供養勿令斷絕我今自在天安置諸鉢塔又遣四天主及捷闍

婆王燒香奏樂常為供養汝等天人龍神等未解我意此為未來非法比丘比丘尼令其改惡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訛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

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諦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尔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雄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

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沉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 又新婆沙論問齊何當言正法滅答若時行法者滅問何故復作此論答為欲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迦葉波當知如來所覺所說法毗奈耶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能滅沒然有一類補特伽羅當出於世惡欲惡行成就惡法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毗奈耶說毗奈耶於毗奈耶說非毗奈耶彼能滅我三無數劫所集正法令無有餘契經雖作是說而不分別齊何當言正法住齊何當

言正法滅彼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別者今
應分別故作斯論此中有二種正法一世俗正法二
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即素怛纜毗奈耶
阿毗達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支道支
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二持證法持教法者謂
讀誦解說素怛纜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道
若持教者相續不滅能令世俗正法久住若持證者
相續不滅能令勝義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
故契經說我之正法不依墻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
有情相續而住問何故世尊不決定說法住時分耶
答欲顯正法隨行法者住久近故謂行法者若行正

法恒如佛在世時及如來滅度未久時者則佛正法
常住於世無有滅沒若無如是行正法者則彼正法
速疾滅沒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八尊重法者則佛
正法應滅五百歲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
住世還滿千年 又迦旃延說法滅盡偈云

尊者迦旃延

體道修律護

見諸卒暴者

以偈開法路

正法垂欲沒

人年纔壽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久沒

正法已滅盡

比丘眾迷惑

當捨諸經法

聖覺之所講

釋置經義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聞傳

獨步無儔伴

持中以著下

舉下著於中

不復識次第 所說貴不窮 證據設乖謬
反說無本末 聞受皆浮漫 講論無清話
各各共諍訟 用生毒害心 貪得利供養
隨俗共浮沉 喜樂於憤擾 不慕處靜默
展轉相侵欺 以自養妻息 或時有比丘
客從遠方來 寺主先自安 閑居乃聽之
見遠方比丘 顏色不悅和 得其捨之去
於心乃為快 常念瞋恚惡 憍慢為自大
所求無厭足 恣意隨塵穢 毒事相續行
不欲誦受經 終日笑歌儂 冥暮寢不醒
斯等共聚會 言不及經理 但說縣官賊

流俗行來事 假使有學者 衆人所供養
羨者求出處 言學比丘法 法如行不教
自從利養起 其年既幼少 多畜衆弟子
其心懷諍乱 不能究所學 莫能謹慎戒
墮落於邪見 苟且無羞耻 不能修慎行
亦不樂法會 汲汲著才養 適共鬪諍已
遂乃結讐怨 諸魔及官屬 用斯得人便
諸天龍鬼神 來欲聽經教 傾企遲聞戒
但更聞諍訟 諸天人懷恨 不可比丘行
行來共講言 佛法欲滅盡 吾等捨天樂
故來欲受法 不得聞正法 不如棄之去

其有尊鬼神 心樂佛法者 不念諸比丘
不復行擁護 於是蔽鬼神 凶暴行毒害
取比丘精氣 今命無有餘 偷狗無羞耻
懈怠懷毒意 斯等將來世 反當見敬事
有仁賢比丘 具足知廉耻 於彼失法時
乃更不見待 譬如師子王 處在林樹間
豺狼及犬狐 不敢食其肉 命過身出虫
還自取其肉 晝夜共噉食 毀滅其形體
正法在於世 終不自沒盡 因有像法故
正法則滅盡 譬如海中船 貪重故沉沒
佛法斯亦然 利養故滅盡 諸比丘遭患

如人喪二親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滅盡
從今日以往 無復說經典 法律及禁戒
當何從聞聽 諸天樹木鬼 曠野屠神明
悲感心憂惱 宛轉不自寧 法燈為已沒
正學已毀滅 今世最崩頽 法鼓不復鳴
諸魔設歡喜 聚會相慶賀 舉手而讚言
今是佛末世 知後將來世 當有是患難
益當加精進 勉力求度脫

破戒部第七

如蓮華面經佛告阿難我今當說未來之時有諸破
戒比丘身著袈娑遊行城邑往來聚落往親里家彼

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產育男女復有比丘往
姪女家姪比丘尼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
有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
有園碁六博以自活命復有為他卜筮以自活命復
有為他誦呪駘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專
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
命復有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祕恡僧
物不與客僧復有恡惜僧房牀座不與客僧復有比
丘實非羅漢而詐稱羅漢欲令人知多受供養但為
活命不為修道復有與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專行
盜偷以自養活復有畜養雜畜乃至賣買以自養活

復有販賣奴婢以自養活復有屠殺牛羊以自養活
復有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衆人以求勲賞復有
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如是無量
地獄因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譬如師子身肉所有
衆生不敢食彼唯師子身自生諸虫還自散食師子
之肉佛告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
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
法今時阿難聞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豎即白佛
言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未來之世如
是惡事佛言阿難未來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
上多有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善惡之業終

不敗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人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
殺一人以是業緣乃至成佛猶尚身受金鏑之報
又當來變經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將來之世當有
比丘因有一法不從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
為一謂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
求善名不順道教不肯勤募度世之業是為一事令
法毀滅復有二事令法毀滅何謂為二一不護禁戒
不攝其心不修智慧畜妻養子放心恣意賈作治生
以共相活二伴黨相著憎奉法者欲令陷墮故為言
義謂之諛諂私記惡行外揚清白是為二事令法毀
滅復有三事令法毀滅何謂為三一既不護禁戒不

能攝心不修智慧二自讀文字不諦句讀以上著下
以下著上頭尾顛倒不能明了義之所歸自以為是
三明者呵之不從其教反懷瞋恨謂相嫉妬議識者
少多不別理咸云為是是為三事令法毀滅復有四
事令法毀滅何謂為四一將來比丘捨空閑處修道
之業二喜遊人間憤鬧之中行來比丘共談言求好袈
裝五色之服三高望遠視以為綺雅自以高德無能
及者雜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已四不攝三事不護
根門行婦女間宣文飾詞多言合偶以動人心使清
變濁身行荒亂正法廢違是為四事令法毀滅若有
比丘欲諦學道棄捐綺飾不求名聞質朴守真宣傳

正經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案本說經不捨
正句希言屢中不失佛意儻衣趣食得美不甘得廉
不惡衣食好醜隨施者意守諸根門不違佛教勤修
佛法猶救頭然雖不值佛出世出家為道學不唐捐
平其本心愍念一切 又十誦律云正法滅於像
法時有五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謂已得聖法二
白衣生天出家墮地獄三有人捨世間業出家破戒
四破戒人多人佐助持戒者無人佐助五乃至羅漢
亦被罵辱更有五怖畏未來有應知一自身不修身
戒心慧復度他出家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
沙弥三與他依止四如是人與淨人沙弥近住不知

三相掘地斬草用水溉灌五雖誦持三藏前後雜亂
諍訟部第八

如雜阿含經云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之世我之正
法千歲不滅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
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沉
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
王名非釋迦東方有王名兒沙羅此之四王皆多眷
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
國拘睺弥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
似甲冑有大勇力及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
身時拘睺弥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

相師相師答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為名難當年漸長大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言大王且立難當為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象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徃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睺彌國後有三藏羅漢出現為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大生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事適意為樂而問比丘言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眾種種豐足供

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遍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後經不久三藏門徒弟子共諸比丘不和有惡比丘遂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懊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今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又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炙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者眾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遣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展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業販賣奴婢耕田

種殖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為比丘婢為
比丘尼無有道德姪嫉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
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
半月盡雖名誦戒厭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
律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為強言是不諳明者貢高求
名虛無雅步以為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死
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
歷於無邊恒沙劫受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
法欲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語
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殞沒當今之時
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
人民勤苦縣官侵剋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
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菩薩比丘衆魔駭逐
不預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淡泊自守以為傾快
壽命延長諸天衛護一切十二部經尋復化滅不見
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
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
燈滅自此之後難可覩縷如是久後弥勒當下世間
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草木
榮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万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
稱計

損法部第九

如仁王經云後五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一切神王國王大臣太子王子自恃高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聽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統官制衆案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兵奴為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為一心親善比丘為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當知尔時正法將滅不久大王法末世時有諸比丘四部弟子國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橫與佛法衆僧作大法制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丘如獄囚法當尔之時法滅不久大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護

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中虫自食師子肉非外道也各壞我佛法得大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行以漸為惡其壽日減至若干百歲人壞佛教無復孝子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恠首尾連禍縱橫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為人兵奴果報如響如影如人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大王未來世中一切國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橫與佛弟子書記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籍為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立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大小僧統共相攝縛如獄囚法兵奴之法當尔之時佛法不久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告舍利弗我尋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為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孔雀輪柯王世弘經律其孫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王位顧問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為二猶如先王造八万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尔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眾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雞雀寺寺有二石師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

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駭逼兵將詐行死害斃令勤與呼攝七眾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不壞房好不僉曰顛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勵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塔寺八百餘所諸清信士舉聲號叫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兔山谷隱嶮軍甲不能至王恐不洗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賞金錢三千時有君徒鉢歎阿羅漢及佛所囑累流通一人化作無量人捉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諸庫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鉢歎阿羅漢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次燒經臺火

始就然颺焰及經弥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
堯率天次至身齒塔塔神曰有虫行神先索我女我
薄不與今捨令護法以女與之使王心伏虫行神喜
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部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
孫於斯頓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弥勒菩薩化作三
百童子下於人間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詔受法教
國土男女復共出家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
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揔聞詔諸羅漢及與國王
分我經律多立臺館為求學來難王玄策行傳云摩
伽陀國菩提寺主達磨師問漢勅使知此佛法盛行
達磨師云佛法當令盛在四方也皆有迦羯王夢大

海水中心濁四邊清請迦葉佛解云後釋迦末代佛
法中天竺無所以中濁也揔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
述曰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為諸惡王廢損
佛法第一赫連勃勃号为夏國被破長安遇僧皆殺
第二魏太武用崔皓言夷滅三寶後悔皓加五刑第
三周武帝但令還俗此之三君為滅佛法皆不得久
身患癩瘡死入地獄有人暴死見入地獄受大極苦
具如別傳唐臨冥報記述 頌曰
聖迹隱顯 隨人廢興 至誠即感 匪信難矜
真存敬學 教被真宗 述斯厥理 寧解困窮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群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介
咸在搜檢條章討撮樞要緝綴紙筆具列前篇其餘
雜務汲引濟俗現可行者疏之於後冀令昏昧漸除
法燈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鈍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迷要須機
教相符文理洞備故經曰雖誦千章不行何益今立
正義須憑宗意教有權實行有昏明故得月而指自
忘得意而言自息豈意得道門猶行封滯故經說四
依區分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開士謂從初賢
至於極聖人資無漏法體性空據此依承聖無邪倒

二是行四依即是乞食著糞掃衣頭陀蘭若樹下而
坐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成末代之龜鏡
信是衆行之宗師大聖致詞終無虛設准教行事畢
正非邪初二四依非今俗用附在別章且述法依驗
知邪正惟以無相好佛尚惑魔形況有識凡夫能無
受亂故立法依顯成指定也 第一依法不依人者
人惟情有法乃軌摸性空正理體離非妄即用此法
為正法依涅槃經極教盛明斯轍今行事者隨情妄
述多弃法逐人從人起則致乖遺寄陷溺身心若能
反彼俗心憑准教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秉持此心以
為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厭觀明違有事如

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真道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正是張筌義為遠理化物之道證解已後慮絕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不以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妄習執見鏗然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介奔飛追聲不及又可思惟 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馳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冰執塵為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思迷履歷常淪

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名為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妄生增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有人問卿立如此論明智愚如何達觀猶稱凡識答聖智無涯積空顯德豈惟一述即謂清升此但得語隨言還執深知此執無始習熏三祇無間方能傾盡雜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於是乎在如經說初地行施餘隨分修高軌立儀令人修學何言一解剗能窮智必智可窮未曰高勝今人口誦其空心未忘有騰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介後得通達随心轉用豈不鳥之遊空自常如布之火浣不

足恠也 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
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事不通有疑
皆決但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
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
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實際涅槃及
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
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感還宗了義故加以
法約定權機也

如大集經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有四依法亦
不可盡何等為四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
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云何依義不依語語

者若入世法而有可說義者解出世法無文字相語
者若說布施戒忍進禪智慧調伏擁護義者知施戒
忍進禪智慧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生死
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性語者若說諸乘
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智門語者若說諸
捨義者三種清淨語者說身口意受持淨戒功德威
儀義者了身口意皆無所作而能護持一切淨戒語
者若說忍辱斷除恚怒貢高憍慢義者了達諸法得
無生忍語者若說勤行一切善根義者安住精進無
有始終語者若說諸禪解脫三昧三摩跋提義者知
滅盡定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字智慧根本義者知

是慧義不可宣說語者說三十七助道之法義者正
知脩行諸助道法能證於果語者說苦集道諦義者
證於滅諦語者說無明根本乃至生緣老死義者知
無明滅乃至老死滅語者說助定慧法義者明解脫
智語者說貪恚癡義者解不善根即是解脫語者說
障礙法義者得無礙解脫語者稱說三寶無量功德
義者三寶功德離欲法性同無為相語者說從發心
至坐道場修集莊嚴菩提功德義者以一念慧覺一
切法舍利弗舉要言之能說八萬四千法聚是名為
語知諸文字不可宣說是名為義云何依智不依於
識識者四識住處何等為四色識住處受想行識住

處智者解了四識性無所住識者若識地大水火風
大智者識住四大法性無別識者眼識色住耳鼻舌身
意識法住智者內性寂滅外無所行了知識法無有
憶想識者專取所緣思惟分別智者心無所緣不取
相貌於諸法中無所怖求識者行有為法智者知無
所行無為法性無有識知識者生住滅相智者無生住
滅相舍利弗是名依智不依於識云何依了義經不
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分別修道了義經者不分
別果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信有果報了義經者盡
諸煩惱不了義經者呵諸煩惱了義經者讚白淨法
不了義經者說生死苦惱了義經者生死涅槃一相

無二不了義經者讀說種種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持難了不了義經者多為衆生罪福相令聞法者心生欣感了義經者凡所演說必令聽者心得調伏不了義經者若說我人衆生等無有施受者而為他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衆生作者受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是名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云何依法不依於人人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脫無人見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世間生大悲心於人天中多所饒潤所謂諸佛等依世諦故為化衆生故作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謂依人如來為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不依於人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終不復離一相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依於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依無盡

四果部第三

如修行道地經云其修行者已得初果道迹知諸五欲皆歸無常不能盡除所以者何由見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故起愛欲未能斷除譬如梵志淨潔自喜詣下舍後卒汙於指行語金師指汙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以灰土拭之

用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熱毒痛自觸其身更甚于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已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所求用手有垢不敢行路畏人觸我吾儻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術天文地理一切典籍無不知之曷因不淨著五手指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指穢也金師聞之燒砧正赤以榻彼指梵志得熱痛不能忍掣指著口金師大笑謂年少言卿自稱譽聰明博學採古知今無不開通清淨無瑕於今無耐持不淨指含著口中當知輕躁未足為師梵志報曰不遭痛時見指不淨適遇火毒即忘指穢求道如是長夜修習離於愛欲適見好

色媻意還動所以者何諸根未制諸漏未盡邪根未除正定未發宿愛不除染欲還起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求所習

雖便解義至道迹

頭戴想華續聞香

如江詣海志欲然

第二道迹斯陀舍人自念我身不宜習此媻欲如餘凡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晝夜觀察脩習汗露媻怒癡眇得往來道一反還世斷勤苦原以得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媻怒癡薄心常未斷固有惱患譬如男子有婦端正面目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甚愛敬雖有是色然是媻鬼非是真人須人肉血以為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刹肉血為食夫不信人數數

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卧揚出吁聲如眠婦謂定眠竊起出城詣於冢間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却著一的面面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焰然眼赤如火甚為可畏前近死人手馱其肉口齧食之夫見如是介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還卧於牀上婦即尋還來趣夫牀復卧如故其夫見婦症嚴瓔珞面色端正乃還親近假使念之在於冢間噉死人肉心雖穢厭又懷恐怖迴心觀婦還起欲心得往還道斯陀舍人若見外形端正殊好媼意還動若說汗露瑕穢不淨媼意即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鎧

作媼鬼形詣冢間

便噉死屍如食飲

夫介乃知是羅刹

第三道迹阿那含人得不還者見前得往還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已薄其餘勘耳還觀聖諦見欲愛之瑕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衆庶志在情欲如蒼蠅著屍吾何不除令媼怒癡得滅無餘得盡漏禪然後安隱譬如有人在於盛暑不能堪熱求扇自扇慕水洗浴往來如意見媼怒癡以為甚熱念求不還於是修行作惡露觀永脫色欲及諸怒癡諦見五陰所從起滅滅盡為定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陰蓋得不還道阿那含果不退還世以脫愛欲無有諸礙媼鬼之患即獲清涼無有衆熱若觀色欲常見不淨

則知瑕穢譬如遠方有估客來各當疲極值二十九
日夜其無月至於半夜來到城門門閉不開繞至南
牆有汪水天雨之池死屍雞狗雜類之虫或活或死
或沉或浮百千萬億跳踉戲中并至城中掃除糞穢
髮毛便利悉棄水中衆人遠客初未曾至不識是非
疲極飢渴恣意飲之并患熱乏脫衣沐浴身覺止疲
安隱喜卧至於天明疲解寤已更詣池所欲取水用
見水不淨非常汙惡或有捨走或有閉目或有塞鼻
或有嘔吐於是頌曰

譬如城傍水
衆共止此池

種種居不淨
初來不覺知

遠來值門閉
飢渴而取飲

并洗除熱乏
審覩不知淨
以得第三道
觀欲如瑕水

疲極得卧寐
衆人共厭惡
見欲樂不安

天曉至水邊
各各懷嘔吐
入禪定無患

介時那含脩行道時樂於禪定省于愛欲如彼估客
惡不淨水亦如嬰兒癡弄不淨年漸長大捨前所戲
更樂餘事至於老邁悉捨前法以法自娛已得不還
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所樂猶如小兒戲轉
更精進欲脫始終不樂求生於是頌曰

譬如如有小兒
捨戲轉樂餘

在地弄不淨
修行亦如是

年遂向長大
求護度三界

介時遂精進 具足成四道

第四無學羅漢修行道時以在學地不樂始終都無所樂弗貪三界斷一切結三毒永亡志念根力及諸覺意見滅為寂譬如王放醉象牙利凶惡遇者皆死亦如毒龍常吐毒氣值者悉亡亦如蚊虻常懷瞋毒觸者並害三毒煩惱亦復如是興觸皆害墜墮三界唯有十力覺意解脫而能除斷修行自念當如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諸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已辦棄捨重擔逮得已利生死已斷獲平等慧成無學法以度彼此於是頌曰

其王放醉象 凶害牙甚利 諸龍蛇懷毒

遇者皆當死 皆化令調伏 還得善攝心

衆患盡無餘 三界無所畏 修行住學地

不動成聖道 已逮得已利 度苦常獲安

已絕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諸塵勞

如水浣衣垢 是謂為正士 隨順佛聖教

最上無塵垢 故說無學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衆生何等為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謂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人所食諸入口之物可食數者是謂段食云何更樂食謂衣

裳繖蓋雜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
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食謂意中所念所想
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
念食云何識食謂意之所知梵天為首乃至有想無
想天以識為食是謂識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
又增一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存
眼以眠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
身以細滑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以無放逸為食
尔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觀食有九事人間有
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
出世間食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喜

食是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辦出
世之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悲心以種
種食施人命終生質多羅天受種種樂命終得受人
身大富饒財常行正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

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受五
欲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多財若見病人臨終
渴病以石蜜漿若冰水施此人命終生清涼天受天
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飢渴 又五分律云
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熟鹹酢得貯掌中舌舐嘗之

齋法經不許口嘗者為
無好之貪心嘗故犯也

護淨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口中三迴轉之
是名淨口法 又僧祇律云介時世尊大會說法有
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是比丘何故獨
坐荅言世尊制戒不聽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汗人故
在下風佛言聽用嚼木極長十六指極短四指以上
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
咽之若醫言為差病須咽者聽若無齒者當用灰處
土塼薑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行水嘗淨水先
洗手器然後行水若手汙者當以葉丞取若口飲時
不得沒脣使器著額當柱脣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
留少許洮蕩已從口處棄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

見沒著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草作識令人知不淨若
行非時漿飲亦如前法 又僧祇律云比丘晨起應
淨洗手不得麁洗五指復不得齊至腋當齊手腕以
前令淨不得粗魯洗不得揩令血出當以巨摩草木
若灰土澡豆洗手皂莢令作聲淨洗手已更相揩者便
名不淨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度手若摩頭捉衣等
更須洗比丘尚介讀經受食等唯用行水手淨尚介
何況手殺生命飲血噉肉以汙身口縱欲傳法心亦
不淨 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屋內臭佛言應灑掃
若故臭以香泥若復臭應屋四角懸香 又十誦律
云時有比丘不嚼楊枝口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

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熱病五除澹瘡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二除熱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又四分律云不嚼楊枝有五過失一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瘡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又五分律云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虫食故死 又三千威儀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當如度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三分四梳齒當中三齒五當汁澡自用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汗僧伽梨若足四棄楊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

鳴鐘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罽昵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成備邊境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瘡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捷推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捷推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為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捷推至於今日猶故如本

述曰既知經意鳴鐘濟苦兼以集衆即須維那將欲
打鐘殿容合掌發願利生之意因鐘念善便受苦畢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
停止若聞鐘聲兼說偈讚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降伏魔力怨除結盡無餘露地擊捷椎
比丘聞當集諸欲問法人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善當來集此依別經偈云
聞鐘卧不起護塔善神瞋現在緣果薄
來報受蛇身所在聞鐘聲卧者必須起
合掌發善心賢聖皆歡喜
洪鐘震響覺群生聲遍十方無量土

含識群生普聞知

拔除衆生長夜苦

六識常昏終夜苦

無明被覆久迷情

晝夜聞鐘開覺悟

怡神淨刹得神通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祇桓戒律院內有銅鐘重
三十萬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聖衆目連以通力
擊之聲震遠聞臺高七十丈鐘形如吳地者四面多
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秤尺之形目連
所擊隨事所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
戒場院內復有大鐘臺高四百尺上有金鐘重十萬
斤形如盃器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
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鐘劫初之

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通者擊之聲震三千一
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者得宿命通祇桓別有論
師院有一銅鍾形如胛鼓是軋闍婆王之所造也上
有梵王帝釋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
道欲來擊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
等將欲擊揚聞此鍾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
心請決疑者聞此鍾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復有
別院名脩多羅院有一石鍾形如吳樣如青碧玉可
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
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八角分曜狀若
花形周匝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鍾上

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
聞法證聖犯欲之者則不聞法摩尼大將以金剛杵
擊之百億世界中聲聞於光明中悉聞百千釋迦佛
說脩多羅經此鍾是拘樓秦佛所造彼佛滅度後娑
竭龍王收去至釋迦佛興寵復將來至佛滅度已鍾
先唱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鍾鼻諸天聞皆涕泣龍
後將去又阿難房前有一鍾磬可受五升磬子四
邊悉黃金鏤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為
九龍形背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振三千音中亦
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娑竭
龍王亦收入海宮中

入衆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衆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
 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座不應安
 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彼至僧中不為雜說談世
 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事心不安
 忍應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
 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前今見齊會之處後生
 若見上座寔猶年少復見向來都不起迎迓或經新喪重孝或為
 宣考妣遠忌設齋僧衆故蕩情歡三千威儀經云凡欲
 上林當具七法一庠踞林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床
 有聲四不得大拂林有聲五不得大叱歎息思惟世

事六不得狗羣卧七以時節早起地持論云若見衆
 生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
 他衆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
 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為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故
 梁攝論云菩薩若見衆生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
 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凶惡不忍二後悔
 恨三多人不愛四惡聲流布五死墮惡道
 求法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六法則不能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何等為六一不樂聞法二雖聞法不攝耳
 聽三不為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

善守護六不成就順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離垢得
法眼淨又薩婆多論云無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
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雜心論云知足現在
處起少欲於未來世處起現在不取一錢難未來轉
輪王易又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不生貪名少欲於
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知是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

衰相部第九

如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種衰
損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
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
息逾急身戰掉故住便樓曲以其膏脊皆無力故坐

即佝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
識愚鈍念昏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
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
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
量將盡隣近死故遇少死緣不堪忍故阿含經云頭
白有四因緣一者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
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二有憂三多愁四有
病未調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
四事亦不可避亦不可却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
澁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酢八不了味

雜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持大圓蓋諸居士遙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持蓋在道行亦不應懸為天雨時聽在寺內樹皮若葉若竹作蓋亦不應捉王大扇若行患熱應以樹葉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虫草塵露墮身上佛言聽作拂若以草樹皮葉或以縷線裁碎繒帛作時有比丘得尾拂佛言聽畜時有年少比丘不解時事數相沙聽用筭子記記數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伎若吹貝供養佛言不應介彼畏慎不敢令白衣作伎供養佛言聽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誰當應食佛言比丘若沙弥若優婆塞若經營

作者應食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法不得下價索他物得突吉羅罪眾僧衣未三唱得益價三唱已不應益眾僧亦不應與衣已屬他故比丘三唱得衣不應悔設悔莫還眾僧亦莫還又新婆沙論問異生聖者誰有怖耶有作是說異生有怖異生怖名凡夫聖者無怖所以者何聖者已離五怖畏故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怯眾畏四命終畏五惡趣畏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万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

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
善諸天一爪甲價直一閻浮提人物 又四分律云
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怖佛言聽驚若
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
出棄之患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帚
盛裏棄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晝患鷦鳥入
佛言聽織作籠踈障若作向櫺子遮時有老病比丘
拾虱棄地佛言不應介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
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
臍食將養之也
又四分律云時六群比丘誦外道安置舍宅吉凶符
書呪枝節呪利利呪知人生死吉凶呪解諸音聲呪

佛言不應介彼教他彼以活命佛言皆不應介介時
世尊在毗舍離國時諸離奢乘象馬車乘輦舉捉持
刀劍來欲見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內問訊世尊
時諸白衣持刀劍來寄諸比丘歲畏慎不敢受佛言
為檀越牢堅固歲舉者聽 又五百問事云不得口
吹經上塵像塵准之雖非正經然須慎之亦不得燒
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輕 又僧祇律
云然火向有七事無利益一壞眼二壞色三身羸四
衣垢壞五卧具壞六生犯戒緣七增世俗話看病法
者僧祇律云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
益食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

而嘔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
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月上女經云維摩
詰妻名曰無垢其妻九月生女名為月上 又佛說
離垢施女經云波斯匿王有女名曰維摩羅達晉言
離垢施厥年十二端正殊妙極有聰慧 又轉女身
經云須達長者妻名曰淨日有女名無垢光頌曰
拾遺簡要 冀捨危嶮 萬行貞固 六塵方掩
烈烈霜心 昭昭玉檢 如彼瓊珪 皎無瑕點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繹羊益 緝刺立 綴知芮 鈷知今 榻立洽 軒胡幹 瓠瓜
反徒 洮徒 痰徒咸 癢於禁 罰居 劬女鞠 象反
海音 沐為命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傳記篇第一百此有六部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述意部 翻譯部 雜集部 般若部

興福部 歷算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河流跡策緼靈丘四徹中繩書歲群玉亦有
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
豈若如來祕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
四諦之法尼園八藏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龍宮
寶篋亦未能算良由吾師釋迦德本深構樹自三祇

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為智竟虛
空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万物而已哉故身無
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
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
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
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
葛先子河上公柱下史並駢駢於方內何足道哉自
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
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
供嗚呼智炬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
相好於香檀記筌梟於貝葉三歲受持四依補處而

我師風教無墜特恃斯乎但正像侵移群情矯薄人
代今古暨乎季運既當徂北稍後東漸所以金人夢
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
焉迄今六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佛圖澄鳩
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
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柱冠翕然歸向爰至皇唐玄
奘法師德隆終古聲高宇宙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
譯經論千有五百盡善盡美可稱可讚前後寶軸幾
向五千法門弘闡縉門繁熾道俗蒙益焉可勝言吾
少習周孔之文典晚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
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

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号離欲
之逸人摧邪之大將吾欣傳黨其謂此乎今列前後翻
譯摠有一十八代所出衆經五千餘卷佛法東流三
度滅法失譯經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今此
所列摠述帝王年代大小乘經部表綱要具錄人法
寄在大命兼述古今道俗英賢博學依傍佛經所出
百家諸子向有三千餘卷又列帝王前後興福多少
又列佛降闍浮隱顯年代略筭時節如是要用並附
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矣

翻譯部第二

竊觀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
譯胡為漢且東夏九州名西域為天竺者是摠名也
或云身毒如梵稱此方為暗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
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号
已後禪讓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為此錄
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方邊俗類此牙有羌
蠻夷之屬何得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
婆羅門者摠稱為梵梵者清淨也承胤光音色天其
光音天梵世最為下劫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
因即為人仍其本名故稱為梵語言及書既象於天
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
起自秦代有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

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
宜悉稱釋及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
歎服其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
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為卑下如此土
皂隸而安正當晉秦之時刊定自錄刪注群經自号
弥天措摸季葉猶言譯胡為秦此亦崑山之一礫未
盡美焉但上來有胡言處並以梵字替之庶後哲善
談得其正真者也 後漢朝譯傳道俗一十二人所
出經律等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五部一卷失譯經一
也前魏朝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四卷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等一百四十八

部一百一十八部二十五卷失譯經一卷西晉朝傳譯道俗一
十三人所出經戒等四百五十一部七部一卷失譯經八部一卷
卷十五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傳等二
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三部五十五卷失譯經前秦苻氏傳
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八卷西秦乞伏
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四部二十八部一卷失譯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六百
六卷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傳三十
二部經二百一十四卷失譯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
人所出經傳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前齊朝傳譯道
俗一十九人所出經傳四十七部三百六卷梁朝傳

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傳等九十部七百八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論傳錄八十

七部三百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七

部三五卷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出經

論天文等三十部四卷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

經論傳疏等四十部三百四卷隋朝傳譯道俗二十

餘人所出經論等九十餘部五百餘卷皇朝傳譯僧

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等二百餘部百餘卷衆經

律論傳合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七卷三百二十

六秩除新經大乘經一譯二百四部六萬八千四十五卷

紙三六十六秩 大乘經重翻二百二部四萬七千二百七

九十四秩 小乘經一譯一百八部四百六十三

六秩 小乘經重翻九十六部一十四卷

九百七秩 小乘律三十五部二千八百七十一卷

二秩 大乘論七十四部三百四十九卷五十

二秩 小乘論三十三部二千七百六十七卷六十

八秩 賢聖集傳四十九部一千八百八十八卷十八

雜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數字群品汲引塵蒙隨機候

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

其道者難訾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東夏時經六

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

記三千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
觀歷代隱顯部秩散落雖有大數不足者多尋訪長
安滅向千卷唯聞廬山東林之寺即是晉時慧遠法
師所造伽藍網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
歲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掌極牢更相替代傳受領
數慮後法滅知教全焉今隨所見聞者具列如左
耆闍崛山解見僧祐錄 衆經目此二本西晉沙門竺法護出 即色
遊玄論 辯三乘論 釋朦論 聖不辯知論 道
行指歸 本業四諦序 本起四諦序 右七部七
卷東晉哀帝時沙門支遁撰字道林 毗曇指歸 右
一卷哀帝時沙門竺僧度撰 歷遊天竺記傳 右

一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撰 法性論 明報應
論 釋三報論 辯心識論 不敬王者論 沙門
袒服論 佛影讚 妙法蓮華經序 修行方便禪
經序 三法度論序 大智度論序 大智度論要
略鈔二十卷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法師卷 右
十部摠有三十五卷晉孝武及安帝時廬山沙門釋
慧遠撰神無形論 右一卷東晉帝時揚都瓦官寺
沙門釋僧敷撰 維摩經子注五卷 窮通論 右
二部六卷晉孝武帝時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說撰
是遠法子 人物始義論 右一卷晉成帝時沙門釋
法暢撰 高逸沙門傳 右一卷晉孝武帝時剡東

仰山沙門釋法濟撰 立本論九篇 六識指歸十

二首右二卷晉孝武帝時荊州上明寺沙門釋曇微

撰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寶相論師什注 右四卷至後秦晉安帝時天竺國鳩

摩羅什法師譯撰 般若無知論 不真空論 物

不遷論 涅槃無名論 右四卷晉安帝時京兆沙

門釋僧肇撰 釋駁論 右一卷晉安帝時沙門釋

道恒撰 善不受報論 佛無淨土論 應有緣論

頓悟成佛論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

論 右七卷宋朝初龍光寺沙門釋竺道生撰 三

寶記二十卷 淨住子二十卷 宣明驗三卷 雜

義記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齊司徒竟陵文宣

王簫子良撰 承天達性論 冤冤志一卷 誠殺

訓一卷 右此三部齊光祿大夫顏之推撰 述僧

中食論一卷 右此一部南齊沈休文撰 真祥記

十卷 右此一部齊王琰撰 出三歲集記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弘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一

十卷 薩婆多師資傳五卷 釋迦譜四卷 大集

等三經記 賢愚經記 集三歲因緣記 律分部

記 經來漢地四部記 律分十八部記 十誦律

五百羅漢記 善見律毗婆沙記 右十四部七十

二卷至梁朝楊州建安寺沙門釋僧祐撰 衆經要

攬法偈二十一首 右一卷梁武帝時沙門釋道歡

撰起信論疏二卷梁太清四年真諦法師出 衆經要抄一部并目錄十

八卷 右一部梁帝勅莊嚴寺沙門釋僧旻等於定

林上寺撰出 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四卷 右此一

録四卷梁帝勅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 經律異相

一部并目錄五十五卷 名僧傳并序目三十一卷

衆經供聖僧法五卷 衆經目錄四卷 衆經護國

鬼神名録三卷 衆經諸佛名三卷十出六 衆經擁

護國土龍王名録一卷 衆經懺悔滅罪三卷 出

要律儀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二卷梁帝勅

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撰集大般涅槃經子注七十

卷 右此一部七十卷梁朝建安寺沙門釋慧朗注

義林八十卷 右此一部八十卷梁簡文帝勅開善

寺沙門釋智藏等二十大德撰 內典博要四十卷

右此一部四十卷湘東王記室虞孝敬撰頗同皇覽

類苑之流後得出家改名惠命 高僧傳十四卷并

目錄 右此一部梁朝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伐魔詔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僧會撰 轉法輪論一

百八十卷 右此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朝勅大德并

學士撰 婆羅門天文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梁

武帝天和年摩勒國沙門釋達流支法師譯出 大

品經子住五十卷或百卷 右一部梁武帝注 法

寶連壁二百卷 右此一部梁簡文帝纂網在儲宮
日躬覽內經指搆科域令諸學士編寫連成有同華
林遍略 京師塔寺記二十卷 右此一部梁朝尚
書兵部郎中兼史學士臣劉琨奉勅撰 神不滅論
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鄭道子撰 婆藪槃豆傳一
卷 翻外國語七卷 衆經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
卷陳朝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陳翻云
真諦譯出 雒陽地伽藍記五卷 右此一部五卷
至元魏鄴都期城郡守楊銜之撰 五明論 一聲
論 二醫方論 三工巧論 四呪術論 五因明
論 右此五論至魏明帝時波頭摩國三藏律師攘

那跋陀羅共闍那耶舍於長安舊城譯 周衆經要
二十二卷一百二十法門 右此二部二十三卷魏
丞相王宇文黑泰命沙門釋曇顯等撰 釋老子化
胡傳 十八條難道章 右二卷周朝新州願果寺
沙門釋僧衎撰 散華論八卷 右一部八卷周朝
揚州栖霞寺沙門釋慧善撰 至道論 淳德論
遣執論 不殺論 去是非論 修空論 影喻論
法界寶人銘 厭食想文 僧崖菩薩傳 韶法師
得驗善知識傳 右十二卷周朝武帝時沙門釋亡
名著 三寶集十一卷 右十一卷周朝武帝沙門
釋靜藹依諸經撰 二依論 右此一卷周朝武帝

時沙門釋道安撰 笑道論三卷 右一部三卷周武帝勅前司隸母極伯甄鸞銓衡佛道二教作 周高祖問難佛法二卷 右一部二卷周武帝共前僧鄴都任道林論議武帝勅撰 王氏破邪論一卷 右一部一卷周武帝時相州前沙門王明廣對衛元嵩破佛法事 安民論十二卷 陶神論十卷 因果論二卷 聖迹記一卷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州大慈寺沙門釋靈裕撰 對根起行雜錄集三十六卷 三階位別錄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隋初西京真寂寺沙門釋信行撰 衆經目錄集七卷 右此七卷隋朝開皇十四年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

等二十大德奉勅撰楊化寺沙門明穆日嚴寺沙門彥琮區域條分觀縷緝維 十種大乘論一卷 右

此一部隋大興善寺沙門釋僧粲撰 論場三十一

卷 右此一部三十一卷隋大興善寺沙門成都釋

僧琨集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 亦有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成者

右此六部凡四十六卷隋滄州逸沙門釋道正撰

達磨笈多傳四卷 通極論一卷 辯教論一卷

辯正論一卷 通學論卷 善財童子諸知識錄 新譯經序

福田論一卷 僧官論一卷 西域玄志一卷 右

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嚴寺沙門釋彥琮撰 述

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 存廢論一卷 傷學

論一卷 狀脩論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長
安舍衛寺沙門釋慧影撰 旌異傳二十卷 右一
部二十卷隋朝相州秀才儒林郎侯君素奉文皇帝
勅撰 通命論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隋朝晉王府
祭酒徐同卿撰 內外傍通比較數法一卷 右此
一卷隋朝翻經學士涇陽劉憑撰 開皇三寶錄一
十五卷 右此一部一十五卷隋朝翻經學士成都
費長房撰 衆經法戒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隋開
皇十五年文帝勅令有司撰 翻經法式論十卷
諸寺碑銘三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後隋翻經沙門
釋明則所撰 序內法一卷 內訓一卷 右此二

卷後隋翻經沙門釋行炬撰 香城甘露五百卷
右此一部五百卷後隋勅慧日道場沙門釋智果并
有司共撰 三德論一卷 入道方便門二卷 鏡
喻論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 十種讀經儀一卷
無盡藏儀一卷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圖一卷
十不論一卷 禮佛儀式一卷 右此十部一十二
卷大唐西京延興寺沙門釋玄琬撰 破邪論一卷
辯正論八卷 右此兩部九卷皇朝終南山龍田寺
沙門釋法琳撰 折疑論一卷 續詩苑英華十卷
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諸經講序一卷 右此四部
十三卷皇朝西京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撰 內德論

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門下典儀李師政撰 辯量
三教論三卷 禪觀四詮論十卷 右此二部十三
卷皇朝京師西明寺沙門釋法雲撰 注僧尼戒本
二卷 疏記 卷 注羯磨二卷 疏記 卷 行事刪補律儀三
卷 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 釋門亡物輕重儀一
卷 釋門章服儀一卷 釋門歸敬儀一卷 釋門
護法儀一卷 釋氏譜略一卷 聖迹見在圖贊一
卷 佛化東漸圖贊三卷 釋迦方志二卷 古今
佛道論衡四卷 大唐內典錄十卷 續高僧傳三
十卷 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廣弘明集三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 西明寺錄一卷 感通記

一卷 祇桓圖二卷 遺法住持感應七卷 右此
二十二部一百一十七卷皇朝西明寺沙門釋道宣
撰 禪林抄記三十卷 右此一部西京弘福寺沙
門會隱西明寺沙門玄則等十人皇朝麟德二年奉
勅北門西龍門修書所於一切經略出 注金剛般
若舍衛國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皇朝麟德二年西
明寺沙門玄則注大唐西域傳十三卷 右此一部
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玄奘奉勅撰 法苑珠林
一百卷 善惡業報論二十卷 大小乘禪門觀十
卷 受戒儀式四卷 禮佛儀式二卷 大無十觀
一卷 敬福論三卷 四分律討要五卷 四分律

尼鈔五卷 金剛般若集註三卷 右此十部一百
五十三卷皇朝西京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
恩寺沙門釋玄應撰 注新翻能斷金剛般若一卷
注二帝三歲聖教序一卷 右此二卷皇朝西京普
光寺沙門釋玄範注 西京寺記二十卷 沙門法
琳別傳三卷 沙門不敬錄六卷 右此三部二十
九卷皇朝西京弘福寺沙門釋彥琮撰 注般若多
心經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武侍極字愍之注注涅
槃經四十卷 右此四十卷皇朝辯州刺史李玄震
注吳英弟中天竺行記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朝散

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 畫圖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皇朝麟德三年奉勅令百官
撰 實報記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永徽年內吏部
尚書唐臨撰 實報拾遺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中
山郎餘令字元休龍朔年中撰 六道論十卷 右
此一部十卷皇朝左衛長史兼弘文館學士陽尚善
撰 顯常論二卷 右此兩卷皇朝李異撰 辯真
論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元万頃撰 歸心錄三十
卷 右此三十卷右威衛錄事簫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經梵本二十萬頌翻成六百卷 合有四處一
十六會慈恩

寺玄梵
法師譯

第一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十三

萬二千六百頌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單譯

第二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萬五千頌 右

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重譯 當大品放光光讚

三本摠八十卷 今翻成七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三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萬八千頌 右

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單譯 第四會在王舍城

鷲峯山說梵本八千頌 右翻成一十八卷二十九

品重譯 當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四本 今翻成

一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

梵本四千頌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單譯 第

六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

成八卷一十七品重譯 當勝天王般若 第七會

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八百頌 右翻

成二卷無品重譯 當文殊般若 第八會在室羅

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

無品單譯 第九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

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重譯 當金剛般

若 第十會在他化自在天王宮末尼寶殿上說

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一會

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施波羅蜜多梵本二

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二會在室羅

筏誓多林給孤獨園說戒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單譯 第十三會在室羅筏誓多
林給孤獨園說忍波羅蜜多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
一卷無品單譯 第十四會在室羅筏誓多林給孤
獨園說勤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
品單譯 第十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定波羅蜜
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單譯 第十六
會在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說慧波羅蜜多梵本
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無品單譯 此十六會
序長安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興福部第五

自釋教之來振旦開濟極焉發悟踈通廓清塵染其
中瑞應具編前聞具述數條用程後學昔士行尋教
意在大乘將發西域乃有留難遂化經投火經身不
灰火為之滅遂東達此土即放光經是也又曇無讖
獲涅槃經至於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誓首謝焉
周武之凌法也像毀經焚咸見藏經相從騰上奄入
空際如斯衆矣不可具書然弘教在人有人有國為本度
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故叙由來昌明佛教而
漢魏以往固無得而稱聞晉宋迄今輒略銓序

晉世祖武皇帝

大弘佛事
廣樹伽藍

晉惠帝

洛下造興勝
寺帝供百僧

晉敎帝

於長安造通
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

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 晉中宗元

帝江左造瓦官龍宮 晉肅宗明帝造皇興道場

晉顯宗成帝造中興鹿野二 晉太宗簡文帝造度僧像

立寺長千 晉烈宗武帝造皇泰初 晉安帝於育

寺起木塔 右東晉一百四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石寺 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口誦梵本等四寺常供千僧 宋太宗明

帝造文八金像解齋感佛舍 宋太祖文帝奉齋不

住千僧 右宋時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

百一十部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太祖高帝手寫法

般若四月八日僧三百鑄金像七月十五日 齊世祖武

帝造招玄遊賢二年寺三百名 齊高宗明帝寫一切

歸依寺口誦般若常持法華造 右齊時合寺二千一

十五所譯經七十二部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

高祖武帝制五時論傳四方等造光宅同泰五 梁

太宗簡文帝願茲敬報思二齋撰集自寫般若十部

寶連壁亦 梁中宗元帝造天居天宮二寺供有

右梁時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二百四十八

部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 梁宣帝 梁明帝 右

二主中興社稷荊州造天皇陟屺大明等諸寺治在

江陵一州佛寺一百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

祖武帝揚州造東安興皇天居四寺寫一切經一十

三十 陳世祖文帝 寫五十年 治故寺六十僧尼也 陳高

宗宣帝 楊州禁中造太皇寺七級木塔又造崇皇寺

故寺五十二所 故像一萬三千人 右陳時五主四十四

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

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僧尼三萬二千人

譯經十一部輿地圖云梁武都下舊有七百餘寺屬

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既統國及下人備皆脩葺

表塔相望星羅楊輦經像之富不可殫言 魏元太

祖道武皇帝 於虜地造十五級塔又立閼秦定國二

集月法 魏高宗文成帝 九度僧尼三萬八千 魏顯

祖獻文帝 造招隱寺 魏高祖孝文帝 於鄴造安養寺

宮寺女皆持年三長月六齋月別造像放人出家手

不釋卷須便為誦為先皇再治大行俱施度僧尼一

萬四 魏世宗宣武帝 於式乾殿自講維摩造普

魏肅宗孝明帝 於鄴下造 魏敬宗孝莊帝 造五精

石像 西魏武帝 長安造陟岵 魏大帝 造般若寺用

法華戒身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家

大寺四十七所北臺恒安鑄石置龕東三十里王公

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摠度

僧尼二百餘萬譯經四十九部佛教東流此焉為盛

惟大武時信用司徒崔皓佞說凌廢正教潜隱七年

後知詐佞戮誅崔氏還復佛教光闡於前 齊高祖

文宣皇帝 登祚受禪於僧朗綱禪師受菩薩戒畿內

勸民齋戒公私薰辛齊肅宗孝明帝為先皇寫經
亦除滅之度人八千齊世祖武成帝造寶塔轉
三萬八千許僧七十齊世祖武成帝造寶塔轉
卷度三千許僧七十齊世祖武成帝造寶塔轉

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寺四十三所譯經一十

四部度人與魏相接周孝明帝為先皇造織成像

檀像一十二衛周太祖文帝至長安造追遠陟岵大

造五寺供周孝宣帝重隆佛日造素像四龕一萬

養實禪師周孝宣帝餘軀寫般若經二千卷六齋

弘不絕常右周時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百

三十一所譯經一十六部孝愍皇帝創基未久佛法

不開高祖神武皇帝不信三寶現報重患隋高祖

文皇帝開皇三年周廢寺咸乃與立之名山下

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百五十六歲一

十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

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八隋煬帝為孝文皇帝獻

軀自餘別造不可具知之皇太后長安造二

禪定井十二木塔并立別寺一百一十七所供十年修故十

六萬一千餘僧新像三千八百右隋二君四十七年

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

百人譯經八十二部大唐高祖太武皇帝纂堯

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期今世叶一匡以興運

因九合而樂推發自參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

約法之教使申井集五星化覃四表地網還正天維

更張自東徂西遠安迓肅而義旗初指經途華陰望
祀靈壇以求多祉神祠之右式構伽藍寔曰靈仙妙
同神製金碧交映蒲藻相輝畫觀嶢崑斜臨貝闕

花臺森聳近對蓮峯寫像書經備脩禔福又於京內
造會昌勝業慈悲證果習仙尼寺又捨舊尼為興聖
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宇輪煥像設雕華武德元年
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場設無遮會誦誦法
侶若鷲嶺之初開濟濟名賓似鶴林之始集車馬偏側
士女駟填競庇禪枝如爭楔飲又為太祖元皇帝元
貞皇后造旃檀等身像三軀圖九五之神儀摸四八
之靈相剖刷之飭豈有劣於優填鎔金之華實無慚
於斯匿又於其年仲春之月命沙門四十九人入內
行道遂使天宮梵說再流響於紫微王城祕典復揚
音於黃屋介後崇信不墜於時太宗文皇帝稟太易

太初之氣資天皇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妣墟
構重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顏鳳臆之形日
角月懸之北河目海口之異豐上允下之竒聰聖玄
覽知來歲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凡厥天授其體自
然往潛初德經綸天下屬隋氏版蕩宇內分崩火燎
崑峯水飛滄海皆為逐鹿之意各開僭号之儀河右
以來龍蛇等斃中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
競有來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興杼軸之悲我皇居帝
子之親膺天策之命龔行九伐摠統六軍莫不瓦解
冰銷風從草偃凱歌獻捷無與論功既而氛祲廓清
區宇平一高祖凝神毓聖馳想烟霞之外往以万

方昏蟄百神愆祀屈頴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沉溺黔黎蒙再造之德庶類荷戴成之恩不以黃屋為心俯以蒼生為念脫屣之懷無忘於靈府釋負之志有形於明發喜禘効之可託祈宗祀之有主考時練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膺監撫作貳春宮聿遵三善爰貞萬國及天下重啓寶曆惟新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日遍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流舜雨貞觀元年獻春之月受詔合京眾僧德行之者並令入內殿行道各滿七日有司供備務在精華至三年帝恐年穀不登憂矜在慮爰發綸旨簡精誠宿德并侍者二七人於天門街祈雨七日聖

力冥扶稼苗重程家豐万箱之餼國富九年之資自介已來常豐不絕往以初建義旗神兵剋殲矢石之下恐結冤冤其年冬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衣服悉用檀那籍此勝因竭誠懺盪戰場之處並置伽藍昭仁覺等十有餘寺至三年春又奉詔令僧尼每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等經官給齋供用為常法又勅波頗三藏蕪闍三教備舉十科釋慧乘等一十九人興善翻譯又為太武皇帝於終南山造龍田寺并送武帝等身像六軀永充供養又為穆太后造弘福寺寺成之後帝親幸焉自點佛睛極隆觀施因喚大德十人親對言論于時寺主道意語言及

太后悲不自勝掩淚吞聲久而言曰朕以早喪慈親
無由反哺風樹之痛有切于懷庶憑景福上資 冥
祐朕比以老子居左師等不有怨乎意曰僧等此者
安心行道何敢忘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釋李
尊卑通人自監豈以一時在上即為勝也朕以宗承
柱下且將老子居先植福歸心投誠自別比來檀捨
僉向釋門凡所葺修俱為佛寺諸法師等知朕意焉
又為 穆皇后於慶善館側造慈德寺沙門玄奘振
錫五天搜揚正法旋鑿八水思闡微言十有九年奉
詔翻譯前後褒賞格顯常倫中使相望無空旬日躬
留 神思為製序文控引經宗褒揚佛理所度僧衆

三萬餘人至於金銀等身真珠像等動過萬計差難
備舉今上 皇帝乃聖乃神多能多藝無為之政遠
嗣驪連有道之風寔方炎昊開田息訟比屋可封山
瀆効靈中外禔福棟梁三寶荷負四生宿殖善根久
修勝業崇信之道發自天資孝敬之心率由真性昔在
儲貳明發永懷爰遣有司奉為文德皇太后造慈恩
寺考茲形勝襟帶市朝爰命鳧人開基締構甫移銀
榜即此金園法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高墉負廓百
雉紆餘層城結隅九重延袤於是廣闢寶坊備諸輪
煥瞻星測景置臬衡繩玉舄垂輝金鋪耀彩長廊中
宿反宇干霄浮柱繡栢上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

蜺影塔儼其相望經臺鬱其並架罄丹青之鉅腹殫
藻績之瓌竒寶鐸鏘風金槃承露踈鍾夜徹清梵朝
聞定慧之所依憑靈異之所栖宅又叙文帝序經
意為述 聖記文多不載暨乎恭膺寶位慶祚惟新
思罔極於 先皇濡惠津於群品鼎湖之駕邈矣不
追長陵之魂悠然滋永聿興淨業標樹福田先帝所
幸之宮翠微玉華並捨為寺供施殷厚像設雕華每
至武王穆后之諱盡京僧尼七日行道 太宗及文
德皇太后忌日普及僧尼三七日行道造像書經度
僧設供備諸聞見可略言焉顯慶之際常令玄奘法
師入內翻譯及慈恩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又出

詔為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因幸東都即於洛下又
造敬愛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尊像
幡花妙極天仙巧窮神鬼又為諸王公主於西京造
資戒崇敬招福福壽二十餘寺爰勅內宮式摸遺影
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驚目駭聽絕後光前五
色相宣六文交映託修揚於素手寫滿月於雙針麗
越燕緹絢逾蜀錦布護列九華之彩絃綸含七曜之
光送在慈恩長充供養万機餘暇八正為心親紆聖
思躬操神筆製大慈恩寺隆國寺碑文及書湛露凝
華縹緹流韻刊乎貞石傳之不朽擊揚至理藻鏡玄
冲屢 詔緇黃考窮名教每論之席躬自覽焉銓定

是非事詳論集既告成天地登岱勒封讓德上玄推
功夫聖乃發明詔班示黎元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咸
度七僧隨有嘉祥用題厥目逖聽圖史修覽帝王道
被寰區仁霑動植警目觀以崇祀昭明堂以闡化宇
籠真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也總章元年下
詔西京更置明堂軋封二縣用旌厥德傳諸後昆
右三代已來一國寺有四千餘所僧尼六萬餘人經
像莫知億載譯經一千五百餘卷

曆筭部第六

大唐貞觀十三年冬十月 勅遣刑部尚書劉德威
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韋綜雍州司功毛明素

等問法琳法師曰依辯正論第五卷云姚長謙曆言佛是
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始滅度因何法顯傳
云聖殷王時生推於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
道安作論云確執桓王費長房為錄固言莊戊何故
傳述乖齋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迹所以法
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機不
矚故經云一音所暢各隨類解論聲既介語體亦然
而傳記所明非無片理琳命正據取彼多家先列其
真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及脩曆博士姚
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
傳序并古舊二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教法王本記

吳尚書令闕澤等衆書准阿含經等委細推究莫得
依實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
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自兜率託淨鉢宮摩
耶受胎故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
生日月可知以不騰曰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
託陰摩耶即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
八日於嵐毗園內波羅樹下右脇而誕故普曜經云
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沉漲井皆溢出
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光氣
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之色昭王即問太史

蘇由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
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至一千年
外聲教被此昭王即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
佛生即當此年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
夜半逾城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九四月八日
夜半天於窻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行即此
年也 周第六穆王滿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
十成道故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即此
年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佛年七
十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
出種種光地大震動聲至有頂光遍三千即周書異

記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旦
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
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
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
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始
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摠算年月至
今大唐咸亨二年申未已亥之歲正經一千六百
載復算至今大唐乾封三年更有十九年帖前摠
有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復算從乾封三年至開元十
一年癸亥之歲更有五十五年帖前摠計當一千六
百九十二年又案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

菩提寺大德僧賒那去線陀據經算出云釋迦菩薩
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
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算至咸亨二年始有一千三百
九十五年為西國曆算共此不同故延今案法顯

傳云聖出般王時生者但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

依年月特乖殊俗實為河漢又異二安乙丑尚統甲

寅諸無所據未足乃驗又像正之記罕見依馮安云

為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
桓帝時在雒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帝時但羅什秦時
始來世高漢時先至二師相去垂隔三百年信彼相
承依而為記非是安論造次譌陳並由當時傳者之

過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在王時生者房以二
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恒星為驗而
云佛生未悟恒星別由他事 又案文殊師利般若
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
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於涅槃恒
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
非二月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長房云周以十一
月為正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案
春秋一部年用魯侯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星本瑞於
周世須據周之日月長房乃云佛以莊王十年二月
八日生者太為猛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佛

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
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十一月為正如來不容
十一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
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邵齊誌云周四月
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
月取其節氣雖授七日終屬六日信知王邵所說不
善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癸亥二月明星出時
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
時已漸佛教一百五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
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洛京又計惠王即
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始得

成佛經已來此尋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沒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夫聖應無方理難窺測況乃東西夙遠年代遐遙復遭六國縱橫秦焚五典為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牙有差違增減出沒皆師已意各謂指南琳今粗述見聞詳諸史牒略有遐迹楊確先後

感應緣

畧引三驗

叙三寶感通靈應嘉祥意

叙後漢明帝感通初意

叙宋沙門求那感通換頭意

夫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

教一門顯化導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為滅障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懸崖遺法文言摠集在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願復之勛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徒盜葉於客堂既重而不舉或合歲騰於天府或單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傳錄用程諸後故經不云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天人心決致然水流冰度情疑類斷斯等尚為士俗常傳况慧捷重空道超群有心

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業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
合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事出傳
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覽
之恐難信其文故重勸其敬也 烏伏那國舊都遠
麗羅川中有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像高百餘尺金
容晃曜靈鑑潛通有阿羅漢名末因底迦攜挈匠人
昇觀史多天親觀妙色三返畢功有此像來法流東
漸逮于炎漢明帝內記云永平七年歲在甲子秋九
月晝星西見帝夢神人身長丈六面作真金色項有
日月光明飛行自在出沒無礙晚問臣吏莫不咸慶
太子舍人焯煌傳毅奏稱臣聞外國淨飯王太子号

悉達多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名釋迦文陛下夢警
將無感也即勅使西尋過四十餘國屆舍衛都僧云
佛久滅度遂抄聖教六十萬五千言以白馬馱還所
經嶽隘餘畜皆死白馬轉強嘉其神異洛陽立白馬
寺焉貝葉真文西流為始佛光背日東照為初於是
聲教霑洽馳騫福林風猷鼓扇載驅上國洹派樞要
寔建此晨周書亦云文六身似赤銅色以為別尔誠
感未純教來流及宋京師中興寺有求那跋陀羅此
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幼學五明諸論陰陽呪術靡不
該博落髮之後專精志學博通三歲為人慈和恭恪
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乗師試令探

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講誦弘宣莫能酬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若傾蓋初住祇桓寺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王欲請譯花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擊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寤心神喜悅旦起言義備領宋語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恠夢跋陀答曰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搆

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悴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之懇切乃流涕而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至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願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賞童子願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祝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

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 頌曰

誓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因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楫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同捨異辯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除羈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成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侵衰

惟願留德 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慈悲

採集聖教 慕要承暉 十周方成 三業勞疲

異傳末代 簡略知機 八邪息諍 四句弥非
祛惑存信 重成智微 含生同感 願各轉依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翕許急反 緇緇音 詵所臻反 銓全音 殫單音 屺去已反 黼音 偈音

契羗列反 剖居蟻反 刷九勿反 刷九勿反 二無草反 黼音 偈音

牌薄埋反 燎了音 陸音 杼時與反 刷同 旅大圭 凱空改反

侵浸音 毓育音 塾都念反 槩音 陸音 陸音 陸音 陸音 陸音 陸音

禊支提音 襟金音 褊徒計反 舄思弋反 紆屋于反 栢始之反 程陟栗反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